

周龙 著

一九二六年七月正式开始的北伐战争，是一场令国民党政府成功问鼎中原的战争。但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也一起爆发了出来，一时之间，中国的命运再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……



南京政府那十年

卷一

南北风云

反映国民党崛起沉沦 再现民国变革第一书

剥去尘封百年的民国政府历史面纱
体味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兴衰成败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民国政府



南京政府那十年

南北风云

卷一

周龙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北风云 / 周龙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 1

(南京政府那十年)

ISBN 978-7-201-08985-0

I. ①南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154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http://www.tjrmcbs.com

电子邮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

字数：282 千字

定价：39.80 元



序 言

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，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时代而已。

只是，这个时代距离今天非常切近，简直呼吸可及、触手可感，遂令我们耿耿在怀。

本系列图书共分五卷，以百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一幕时代史诗大剧，全面地讲述各个方面的情况，使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诸如以下的重大问题：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会采取不抵抗的立场？为什么汪精卫会有从“主战”到“主和”的态度转变？为什么蒋介石始终坚持对日隐忍？为什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都喜欢打“抗日”的旗号？为什么这十年中国的重工业没有太大起色……

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，是一个腐败横行、民生极苦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、丰富多彩的时代。但随着日寇的入侵，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。

由于这段历史人物众多、头绪繁杂，史料的问题更让人头疼，虽然时间跨度不大，但正如有些人所感叹的——治民国史，比研究宇宙史都难！因此，在这样一个内外煎迫、忧患重重的时代，“南京政府那十年”重点描写国民党

方面的情况，尤其侧重于表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、派系之争，也就几乎等同于描写一部民国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

通常学术书只是负责揭示真相，且表达非常枯燥，往往缺少人文关怀，难以满足普通读者希望从历史阅读、历史探究中获得教益、能量和趣味的渴求。因此，为力矫其弊，本书运用活泼的表达，将历史大事与人物的命运沉浮相结合，将“事的历史”变成“人的历史”，力求生动有趣。

不过，越是细节化的东西，越是难以辨别真伪，越是容易被扭曲。因此，很多时候只能大处着眼、大而化之。

好吧，不啰唆了。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，从头讲起是不可能的，那就让我们从它的脖子讲起吧。



Contents



第一章 蒋汪的第一回合

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。蒋由于猜忌过头，遂向汪发起主动挑衅。正当忍无可忍的汪准备加以报复时，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支持，令病重的汪愈加气愤难平，最后只得一走了之。蒋由此获得了重大的胜利，逐渐成为国民党集团的独裁者。然而这才是个小小的开局……

三月二十日的政变 / 002

辞职引发的风波 / 009

狗急跳墙为哪般 / 013

苏俄的算盘 / 017

鲍罗廷其人其事 / 021



第二章 国民党的五大巨头

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策源地，离不开孙文十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开拓，这位狂热的“革命先行者”留

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与争议。孙死后，由于接班人权威递减等原因，开始出现了胡汉民、廖仲恺、汪兆铭三足鼎立的局面。正当这三位大佬在苏俄的干预下闹闹哄哄时，紧握着枪杆子的政坛黑马蒋中正已然呼之欲出……

为革命而活的孙文 / 028

无法盖棺定论 / 038

人才难得的胡汉民 / 043

书生意气的汪兆铭 / 052

志同道合的廖仲恺夫妇 / 063

政坛黑马蒋中正 / 068



第三章 北洋集团的五位大佬

自从袁世凯死后，同样由于权威递减等原因，北洋集团也形成了皖系、直系、奉系等多个大小派系的权力斗争，甚至在派系内部也是山头林立。经过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，吴佩孚逐渐成为“中国最强者”。然而他最强大、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时候，却也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……

自比关岳的吴大帅 / 080

狡猾过头的孙传芳 / 090

徒劳无功的张作霖 / 096

面目复杂的冯玉祥 / 103



第四章 乱成一锅粥的北方

江浙战争引爆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，趁着吴佩孚无暇后顾的时候，冯玉祥等人发动了北京政变，孙文由此应邀北上，段祺瑞由此再度出山。随着孙的去世，以及国民军与奉张矛盾的激化，新的战争再次爆发。张作霖联合东山再起的吴佩孚，发誓要将国民军彻底剿灭，尽管冯是那样留恋北洋集团……

闹哄哄的北京政变 / 110

反奉三角同盟的失败 / 116

空前激烈的南口大战 / 123

得不偿失的胜利 / 128



第五章 新桂系的崛起

借着错综复杂的政治、军事形势，广西的几个小军官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等人，居然从夹缝中迅速崛起，乃至一统广西。为了结盟以自固，新桂系选择了加入广东国民政府，由此壮大了北伐的潜在力量。桂军的英勇善战，加上急欲扩张的野心，只待一个良机，蠢蠢欲动的桂军就要驰突而出……

新桂系三巨头 / 136

广西的再统一 / 143

偏心的李济深与不凡的邓演达 / 149

好佛的陈铭枢与单纯的张发奎 / 156



第六章 北伐战争的前奏

北伐的第一枪，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。唐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，为了实现自己独霸整个湖南的愿望，他开始结好两广，以为声援。唐本来不愿招惹吴佩孚，可是当吴方的人对其大肆威胁的时候，一怒之下的唐决计跟吴拼个你死我活，终于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……

两位政坛失意的湖南客 / 164

一心要独霸湖南的唐生智 / 171

外援不断的唐叶战争 / 175



第七章 两湖的激烈争夺

随着两广军队的加入，朝气蓬勃、英勇善战的北伐军越发使得吴佩孚军难以招架。经过汀泗桥、贺胜桥等地的血战，北伐军打得吴军再无还手之力，只得败退武汉孤城，固守待援。原本一场并无太多悬念的攻城战，却由于蒋的瞎指挥，导致白白牺牲了一批英勇将士和一段宝贵的时间……

北伐军的阵容 / 182

血战汀泗桥与贺胜桥 / 188

武汉攻防战 / 193

底定两湖 / 199



第八章 再破孙传芳

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，本有心坐收渔人之利，可惜由于北伐军进展神速，令他一时慌了手脚。大惊之余，孙不得不赶紧集结重兵于江西，试图拒敌于地盘之外。由于北伐军第一军等部队的失误，致使江西战场暂时形成了拉锯局面。然而第七军的出色表现，一举扭转了江西大势。在第四军等部的支援下，北伐军终于一举攻取了江西及福建大部，孙传芳的统治根基被严重动摇……

孙氏的和战大计 / 206

大显神威的钢军 / 212

孙传芳投靠奉张 / 218

北伐军席卷江浙 / 223



第九章 走向“四一二”

随着迁都之争与迎汪运动的出现，眼见武汉方面反蒋风潮的兴起，眼见苏俄与国民党的分歧日渐增大，早已坐不住的蒋中正在黄郛等人的支持下，决定与苏俄、中共公开决裂，以此结好于日本等列强。“四一二”政变及其二期“清党”，迷信武力的蒋不惜大开杀戒，但在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时候，国民党却也严重自伤，这为其未来的统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……

幕后献计的黄郛 / 230

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 / 236

为蒋嫡系的何应钦 / 241

迎汪复职与迁都之争 / 248

夹缝中的陈铭枢 / 254

“清党”是把双刃剑 / 259



第十章 反共大合唱

为了在内江时后顾无忧，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都选择了继续北伐。武汉方面的北伐在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还算顺利，而南京方面的北伐则是先胜后败；与此同时，武汉方面也开始了反共“清党”之举，这使得他们逐渐赢得了对南京方面的政治上风。面对重重危机，蒋在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，终于不得不选择了下野。然而蒋下野后，国民党内部却仍然不得安宁，乃至乱作一团……

东山再起的冯玉祥 / 268

最后的五分钟 / 272

东线的拉锯战 / 279

武汉的和平分共 / 287

蒋中正的第一次下野 / 293



附录一

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 / 298



附录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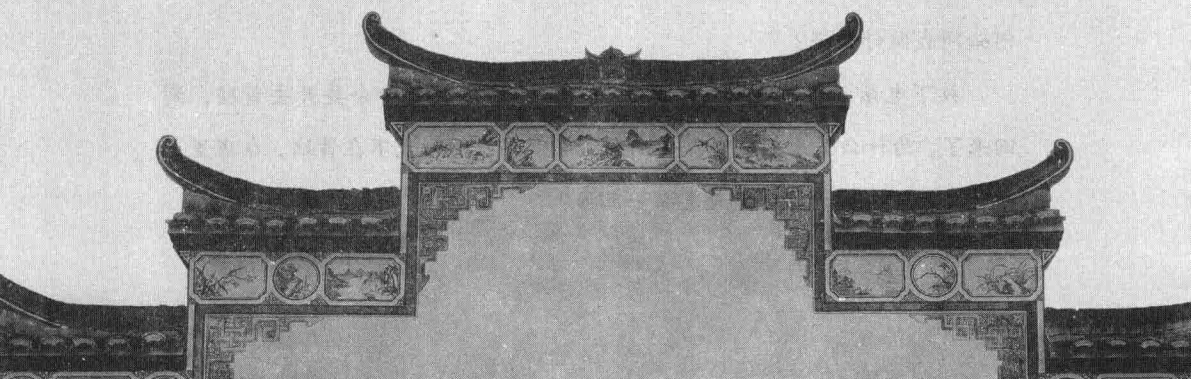
国民革命军主要序列（1926年7月） / 301



第一章

蒋汪的第一回合

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。蒋由于猜忌过头，遂向汪发起主动挑衅。正当忍无可忍的汪准备加以报复时，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支持，令病重的汪愈加气愤难平，最后只得一走了之。蒋由此获得了重大的胜利，逐渐成为国民党集团的独裁者。然而这才是个小小的开局……





三月二十日的政变

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，是一个血腥、混乱的日子，它预示着又一个政府的终结；在南国的广州，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，却也暗潮涌动。

3月19日上午，有一位病歪歪的同志在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中正见面时，随口问道：“你今天去不去黄埔？”蒋答：“今天我是要去的。”

二人分别之后，到了9点10分，那位同志又打电话来问蒋：“黄埔什么时候去？”如此一连问了三次，一向疑心病很重的蒋忽然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，于是答道：“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。”

原来，这位带病坚持工作的同志，正是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、军事委员会主席、黄埔军校党代表、宣传部长的汪兆铭。最近，他同苏俄打得火热。所以思想上比较反共的蒋疑心汪会对自己不利。此时，广州政府内部斗争相当激烈，谁能保证汪主席的病不是“司马懿式的阴谋”？

下午1点钟，蒋又接到了代理海军局局长、海军局参谋厅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打来的电话，请求调回广州，预备给苏联参观团参观。

蒋随即不满地表示道：“我没有要你开去，你要开回来，就开回来好了，何必问我做什么呢？”

放下电话，蒋越发觉得事情蹊跷：这小子没我的命令要开去黄埔，到回来了，为什么又来问我呢？中山舰到了黄埔，因为我不在黄埔，在省里，他就要开回省城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种种迹象表明，这里面一定有阴谋！

以上皆为蒋日记中的记述。

此时，蒋的心很凌乱。本来，蒋打算去汕头找陈洁如腻歪几天，连船票都买好了，可是现在觉得非常不对劲儿。思来想去，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蒋决定反击“阴谋”。

这种心理状态，像极了那种整天疑神疑鬼、风声鹤唳、担心老公有外遇的家庭主妇。

下午5点，蒋召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、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桴、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等“自己人”开会。

在会上，蒋分析道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，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与己不合，其部又有共产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（其实朱德此时在莫斯科），且获有海军的支持，颇非易与；不如我们先退守潮州、汕头，徐图规复。

陈肇英提出了异议，他认为：我们若出其不意，先发制人，可收奇功；假使考虑退路，蒋校长还可以命令可靠海军，集中广九车站待变，以防万一。

蒋思忖了一番，认为可以如此赌上一把，遂采纳了陈的建议，开始布置反击事宜。

会议开了整整一夜。到了凌晨4点，蒋前往第一军总指挥部，毅然下令镇压中山舰的“阴谋”。

蒋的具体命令如下：

一，广州全城戒严；二，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，占领中山舰；三，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；四，监视苏俄顾问，将其卫队缴械。

“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，也和西安事变一样，同是一个难解之谜。不过，三月二十之变，其难解在原因，而西安事变，其难解在结果。”

这是陈公博的回忆录《苦笑录》（陈自以为又叫“洗冤录”）里提到的。

事变发生的时候，陈公博住在广州的东山，那里是广州最幽静的地方。蒋和他住得很近，沿河的地域则住满了苏俄顾问团。

20日的早晨5点多，陈公博还睡着，站在门口的卫兵突然闯进来，报告了东山地区戒严和苏俄顾问团住宅被包围的事情。陈很纳闷：这是准备解决哪一部分不稳的军队吗？如果是，自己这个军委政治训练部主任（还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）、汪的心腹也应该预先得到通知啊！如果是政变，自己的住宅也会被包围，因为自己已经被人视为很重要的左派人物了。

陈公博赶紧穿好了衣服，给国民政府打了个电话，是值班的副官接的电话。

“请问，政府办公大楼里都有什么人？”陈问。

“报告陈主任，现在还早，没到办公时间，没有什么人。”副官答。

“那有军队包围国民政府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陈公博生平最服膺和亲近的、视同知己的党内两个人就是廖仲恺和汪兆铭，廖已死，现在只有汪了。他又赶紧打电话给住在西华二巷的汪，不巧的是，无论普通电话还是军用电话都打不通，陈预感不妙，连忙收拾一番，穿上军服，直奔汪宅。

来到街上，陈公博注意到戒严的士兵都是第一军的。第一军是经过精心培养和改造的党军，被公认为是政治最可靠的，党军怎么可能有反党的行为？陈暂时放下心来，他忽而想起了前天晚上的事情。

18日的晚上，汪兆铭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，宴请了各军政治部主任，其中到场的有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、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、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、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李朗如、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等人（第四军还未选定）。

席间，汪突然对陈说：“今日不知为什么，在黄埔军校演讲时，有些头晕，现在还是昏昏沉沉的，大概老毛病又要复发了。”

“汪先生是太辛苦了，应该休息一下了。”陈很关切地说。

“哪能够！我说给你们一段故事，”他对在场的人说道，“有一次，监狱里头有一个囚犯患了病，狱医来看过之后，说：‘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。’话是好看的，你想一个囚犯怎可以自由地搬到别处疗养？我现在就是十足的那个囚犯。”

大家都被汪逗笑了。其实他确实是肝糖病重，办公的时候竟至屡屡昏倒。很快，汪夫人陈璧君就发现了丈夫的病状。汪是个惧内的主儿，因此被强行留在家中休息。

19日上午，汪与蒋碰面后，便准备请了病假不再到国民政府办公，他一连多次询问蒋的行踪，正是为了心里有个数。可是没想到蒋心虚如此、野心如此，乃至弄巧成拙！

陈公博到了汪家，上了楼，发现汪主席并未在卧室，而是睡在楼上厅中的一张帆布床上，面色苍白，显然病体很沉重。

看见陈公博大清早到来，陈璧君好奇地问道：“公博，看你急匆匆的，有什么要事吗？”

“外间戒严，汪先生知道吗？俄国顾问的公馆也被包围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陈匆促地问。

汪见问，答说：“我完全不知道，刚才有人来报告，我还在怀疑。”语气中有不经意之感。

“我刚才打电话到这里，连电话也不通了。”陈想追究电话不通的原因。

汪立即解释道：“那是璧君因我病，怕电话嘈闹，故意把听筒搁起的。”

正当陈向汪汇报刚才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时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进来了。这两位是不喜蒋的人物，但他们又是国民党的边缘人物，他们此次是带来了蒋写给汪的一封信。

信的大意说：共产党图谋作乱，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，请求汪主席原谅。

谭延闿还汇报说：蒋已经占了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，李之龙等人已经被扣，第一军中的党代表不管是否是共产党，一律全体免职、概行看管。

蒋中正如此大胆，如此目无党纪，气得汪主席连忙坐起来怒斥道：“我是国府主席，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，介石这样举动，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，这不是造反吗？”说完，他禁不住一阵头晕，又倒在病床上。

“我看介石有点神经病，这人在外面看来，平常就有神经病的。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，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。”朱培德说道。

此时，大家都不明白蒋要干什么：说是要夺汪的权吧，但当时汪、蒋的交谊非常深厚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两人还差点换帖成兄弟；反对共产党似乎也不可能，因为蒋最近的演讲中，还申明要消灭黄埔军校内共产与反共的斗争。

“我也和你们去造币厂。”汪又立直了身子，抓起一件长褂穿上，可是才穿到一半，就又晕倒在了床上。

陈璧君在一旁着急地劝阻道：“你身体这样，是不能去的。”

汪越急越气，最后说道：“好！等你们回来再说吧，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，并不是他蒋介石能反对掉的。”说完，便躺下了。

陈公博从未听汪先生说出过类似的自负的话，他明白，这一次汪先生是真地气极了。

谭、朱二人正要出去，又担心会被蒋扣留，于是委托陈公博通知鲁涤平（谭的嫡系，二军副军长）和黄实（朱的嫡系，三军参谋长），让他们布置军队以防不测。

“两位只管放心去，通知两方军队的责任都在我身上。”陈坚定地说道。

谭、朱二人前脚刚走，时任财政部长的“国舅爷”宋子文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又接踵而至。但此时汪已经不能多说话，只好由陈介绍情况。

“我也想去造币厂看看。”陈讲完了情况，宋子文表示道。

“你去不得，过去对于财政，介石对你很不满意的。”汪不忘劝止宋道。

第四军是粤军，战斗力可谓诸军之冠，所以李济深并不惧怕蒋翻天，而且他也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，当汪建议他立即回军队掌控大局时，他以素来慢吞吞的神气说道：“今日哪里有什么办法？不只电话、电报给介石派人守住了，连